

page :

M027

條目：

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

內容：

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(17) 三卷 竺法護譯

1. 《道神足無極變化經》四卷 安法欽譯

- 1、月氏（安：「月」）天子頌問：1、得大神通特殊波羅蜜。2、不可思議善權方便。3、一切法，一入一味一說。4、奉甚深戒行無放逸。佛一一以四法答。

於深法行而不取證，以四法答。菩薩得甚深行。

- 2、佛答月氏天子：如幻，普現五趣而無生想。佛不從摩耶生，從般若波羅蜜生，生無生想，不在三界。為聲聞說法，度脫三界，而佛不得三界，但假言說。

- 3、諸天散華。帝釋歎華從來未見。月氏天子告以如來亦未曾見。月氏未見如來，如來亦不見月氏天子，並約空義說。

月氏天子與帝釋問答：無生法忍，成最正覺，於何終沒而生此。並約如幻空義說。

- 4、佛說約無生忍菩薩，無生無沒，惡劫生死不以為倦。月氏天子從東方積寶（但菩薩土）世界來，末世護法，當成佛。

月氏天子答月上天子：學菩薩行，乃得授記。菩薩行是平等行，——眾生界、佛界、法界一如。

- 5、目連見佛在閻浮提答問及諸天說法，自身亦在旁，大驚怪歸佛。至忉利天禮佛，說偈讚佛。(竺譯缺)

佛告目連：佛神足變化：八方世界現有佛說法，即是釋學。現梵王、白衣等說法，即是釋學。諸法如化，大千界內諸佛，無實無假，等無差別。更及十方無邊世界。

- 1、前顯菩薩行，次示如來變化不可思議，依於空而示現。

出處：

- 1、月氏（安：「月」）天子頌問：1、得大神通特殊波羅蜜。2、不可思議善權方便。3、一切法，一入一味一說。4、奉甚深戒行無放逸。佛一一以四法答。

於深法行而不取證，以四法答。菩薩得甚深行。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1(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87, b16- p. 788, a28)：

時，於眾會有二天子，名曰月氏、月上。月氏天子即從坐起，更整衣服偏袒右肩，叉手長跪而白佛言：「吾欲諮問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假使聽者乃敢自陳。」

佛告天子：「欲問如來何所義乎？」

月氏天子以偈頌曰：

……

月氏天子又問世尊：「唯然，大聖！何謂菩薩得大聖通殊特之行，度於彼岸？何謂菩薩至不可思議善權方便，備勸助慧？何謂菩薩一切諸法以為一議，入於一味所趣同均，入於一慧平等之說？何謂菩薩奉深禁戒行無放逸，逮成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？」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1(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88, b12-17)：

佛告天子：「菩薩有四法行，得大聖通殊特之行，度於彼岸。何謂為四？菩薩大士曉了諸法而應真諦，於一切法無所倚著，等念諸法而無有盡，逮于聖慧而造明證，遊一切法親近眾典。雖在諸法無有脫者，不見異法。」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1(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89, b22-c29)：

佛告天子：「菩薩大士有四事法，至不可議善權方便。何謂為四？菩薩曉了往返度流之法，猶如己身若干種痛苦毒之患，覩所遊起。……

「復次，天子！菩薩大士善權方便，勸勉眾生令人正行。憂群萌類所樂法者而勸立之，若施有所救濟為說經法。

「復次，天子！菩薩大士不以布施而為審諦，言：『是我所。』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亦復如是，不名我所。又有所施、若持戒者，亦無所念，常順禁戒；具足忍辱，見人所作，是、非悉忍；奉行精進，修清白行；一心禪思；曉了方便，觀察智慧。

「復次，天子！菩薩大士分別曉了：善權方便與聲聞俱，而開化之，不樂所行；所修堅固與緣覺俱，不樂所行，堅固其志。是為四法，菩薩大士致不可議善權方便。」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1(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90, b16-20)：

佛告天子：「菩薩有四事法。一切諸法以為一議，入於一味所趣同等，入於一慧平等之說。何謂為四？菩薩大士曉了法界無所破壞，解諸法空而普遊至。於諸法議無所同像，平等吾我及於他人，曉了諸法悉為擔怕，是為四。」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1(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91, a3-b2)：

佛告天子：「菩薩有四事法，奉深禁戒行無放逸。何謂為四？菩薩大士而自念言：『何謂禁戒？』則順觀察思惟其議。若身行善、口言至誠、心念柔順，是為禁戒。……是為天子！菩薩大士奉深禁戒。

「復次，天子！若有菩薩曉不貪身，不處見身亦不覩見修於持戒，亦不犯禁亦無所著。

「復次，天子！菩薩大士入深法藏在所護禁，威儀禮節，行步進止安詳順教，是曰為戒。不自見己之所興行，不見他人之過咎，是故名曰深妙之戒。

「復次，天子！菩薩不犯於戒，亦不毀戒又不弄戒。其反己者則以反戒；若不反己則不反戒，以不反戒則無所犯。已不犯戒則不弄戒，便無所度。所以不弄、不度戒者，了一切法悉度脫故。以度脫者則無有我，亦不無我。既無有人，何所度者？是為四。」

2、 佛答月氏天子：如幻，普現五趣而無生想。佛不從摩耶生，從般若波羅蜜生，生無生想，不在三界。為聲聞說法，度脫三界，而佛不得三界，但假言說。

※參見《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》卷 2 (CBETA, T17, no. 816, p. 805, b23-c27)：

佛言：「天子！譬如幻、如化；若來、若去、若坐；若所求、若所說，亦皆無所有。天子！譬如幻化，欲知一切諸法悉如是！一切諸所起滅，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，其劫數亦如是！菩薩亦不念起，亦不念前世所行。」

天子復問：「云何，世尊！菩薩若不念有起生處，佛何以得來上忉利天，到所生母所，盡夏三月？世尊不從摩耶生耶？」

佛報天子言：「如來所生不用生死法，住如如住，如者不來不去，佛生如是！」

佛復言：「天子！佛從般若波羅蜜生，諸佛世尊皆從般若波羅蜜生。何以故？三十二大人相不從摩耶生。天子！般若波羅蜜如是學，般若波羅蜜佛母身，三十二大人相皆從學般若波羅蜜。」

月天子白佛言：「我熟思惟般若波羅蜜無所生、無所滅，云何世尊言：『般若波羅蜜是諸佛之母』乎？」

佛報言：「如天子所言，菩薩當學菩薩所學，逮般若波羅蜜，便得佛身相三十二大人之相歸之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佛十八法、大慈大悲三昧，獨行遊步，佛慧知他人意，皆來歸之，此皆不從摩耶生。是故天子！當知佛慧從般若波羅蜜生。有無央數諸慧之事不可計，今粗舉其事，皆悉如是！」

天子復問：「諸佛世尊法皆悉具足如是如，如來如者隨如得成？」

「如是天子！所見事如是視，佛從般若波羅蜜生，亦不從生般若波羅蜜，不於法有想根，亦無起根亦無爭除。」

「云何世尊般若波羅蜜所生？」

答言：「天子！如法，如來如如者，隨所作法，於是法不生、不起、不滅。如是天子！不生、不起、不滅，如是如是異為智慧，慧從般若波羅蜜生，名曰怛薩阿竭從般若波羅蜜所生；如是生為不復生、不起、不滅。如是天子！不生、不起、不滅，菩薩學疾近般若波羅蜜。天子！般若波羅蜜智不可盡，復不可盡般若波羅蜜。」

※參見《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》卷 2(CBETA, T17, no. 816, p. 806, a7-b1)

答言：「天子！諸惡行於三界而不捨，亦不離三界中諸惡已復捨三界諸惡行，如是天子！各隨所為不放恣。」

「其報云何？」

「於三界不起、不滅是其報。」

復問：「世尊！頗有弟子從是間遊過三界為人說法者不？」

佛言：「天子！於欲界能為弟子說弟子法，不能於欲界有所益；於色界、無色界能為弟子說弟子法，都無所益。以三昧遊三界而說法，不能了佛世尊之所說，亦不見以三昧力遊於欲界有所說而無色。天子！雖遊欲界復不能有所脫，以三昧力遊於色界、無色界，無色界所說而無益，於色界、無色界都不能有所脫，雖遊三界但能自脫身不能益他人。如是天子！雖知三界，不戀於三界，坐守空法，亦不習於欲界，不能於色界，亦復不能於無色界。如是不能於三界，亦不生於三界、亦生於三界，所去亦不知處。如是天子！是輩捐身於是處無能知；亦不見往亦不見還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於三界不相逢。天子！譬如虛空不生、不可見、無有作者，不復會以過去。如是天子！三界一切諸法皆如是！」

說是法時，天諸天眾中，七萬二千天子遠塵離垢諸法眼淨；萬六千天子前世已作功德，今復聞說是法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；八千菩薩得不起法忍。」

3、諸天散華。帝釋歎華從來未見。月氏天子告以如來亦未曾見。月氏未見如來，如來亦不見月氏天子，並約空義說。

月氏天子與帝釋問答：無生法忍，成最正覺，於何終沒而生此。並約如幻空義說。

※參見《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》卷 2 (CBETA, T17, no. 816, p. 806, b2-18)：

爾時眾會者皆承佛威神，皆自見未曾所見華在其袂上，悉以散佛。應時佛威神令是華遍滿忉利天上。是時釋提桓因前白佛言：「甚可怪，世尊！是諸族姓子所散華，本所不見？」

爾時月天子謂釋提桓因言：「拘翼！世尊亦是未曾可見者，華亦如是！何以故？拘翼！持是心見世尊者，是心為滅盡不可得見。如是拘翼！其有可見之事，皆前所未曾

見。」

釋提桓因問天子：「仁者云何見佛？」

天子報：「如是世尊見我，我見世尊亦復如是！」

釋提桓因又問：「云何見？」

答言：「拘翼！如來如如，色如如，痛想行識如，我作是見如來。拘翼！我不以色觀如來；亦不以痛、想觀如來；亦不以行、識見如來。所以者何？色自然，不起、不滅，痛、想、行、識亦爾！是五陰法之相，是相不相皆如普照。拘翼！如來如是不可見。拘翼！復有欲見如來，當如佛見我，我見佛亦爾！」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2 (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93, c23-p. 794, b8)：

時，天帝釋前白佛言：「至未曾有，天中之天！月氏天子深入智慧巍巍難限，於何終沒而來生此？於斯沒已，當於何生？」

月氏天子答天帝曰：「假使幻士有所變化，為男、為女？為於何沒而來生此？於是沒已，當復所趣？」

答曰：「化者無所至趣。又其化者無有、沒生。所以者何？化者無想。」

答曰：「拘翼！設使無想，云何如是斯幻化人往至于彼，沒來生斯？於此沒已，當生某處。設有斯念，則非明智，人所蚩笑。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天子！誠如所云。今者拘翼所發問者，亦復如是。一切諸法悉為如幻，而問如來：『今此天子於何所沒而來生此？沒斯何趣？』於意云何？如幻所化寧有去來，豈可得見沒所生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！所因化者，欲有所興、有所造乎？」

答曰：「無有所作。」

報曰：「如是！其曉了一切諸法皆如幻化，則能示現去來、沒生。彼雖現此，亦無想念、亦無所作。於意云何？其於夢中覩色，若聞聲者，鼻所嗅香，口所嗜味，身遭細滑，心所識法，寧可謂之實有所有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
天子報曰：「如是，拘翼！其有曉了諸法如夢、如自然者，有所見聞，心於諸法無所染污，亦不離塵、亦無所求、亦不憂感。如所聞法悉分別之，為他人說；於諸言聲亦無所著。」

時，天帝釋前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月氏天子不得所生，不沒不生，當以何義開化眾生？群黎有生而有終沒，於聲聞之地不生不沒。不生不沒非菩薩地，云何菩薩之行當

在生死，遊無央數億百千劫？」

佛告天帝：「其有菩薩逮得成就不起法忍，不念於生亦無終沒，猶如羅漢滅度已來，積於百年。所以者何？觀察菩薩亦復如是。菩薩者無吾我想、無他人想。菩薩所行又復過彼，不念於生無終沒想，無有吾我、他人之想，皆悉滅度。一切諸法無有本末。假使不了於是法者，則無所覺。大悲菩薩設無數劫億百千劫，遊於終始不以懈倦。譬如男子於四衢道燒大屋宅，無所復慕。行大慈者亦復如是，不惜身命。在於五樂棄捐之，去於所樂欲，如遠大火；在於火中悉能忍之，其身不燒。於意云何？其所作為難不乎？」

答曰：「甚難。天中之天！」

佛言：「拘翼！菩薩所行復過於此。度脫一切諸欲塵垢，而現於生，教化群黎。是故當觀：菩薩大士超越一切聲聞、緣覺，逮得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。」

4、佛說約無生忍菩薩，無生無沒，惡劫生死不以為倦。月氏天子從東方積寶（但菩薩土）世界來，末世護法，當成佛。

月氏天子答月上天子：學菩薩行，乃得授記。菩薩行是平等行，——眾生界、佛界、法界一如。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2（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94, a22-b4）：

佛告天帝：「其有菩薩逮得成就不起法忍，不念於生亦無終沒，猶如羅漢滅度已來，積於百年。所以者何？觀察菩薩亦復如是。菩薩者無吾我想、無他人想。菩薩所行又復過彼，不念於生無終沒想，無有吾我、他人之想，皆悉滅度。一切諸法無有本末。假使不了於是法者，則無所覺。大悲菩薩設無數劫億百千劫，遊於終始不以懈倦。譬如男子於四衢道燒大屋宅，無所復慕。行大慈者亦復如是，不惜身命。在於五樂棄捐之，去於所樂欲，如遠大火；在於火中悉能忍之，其身不燒。於意云何？其所作為難不乎？」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2（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94, b9-c17）：

爾時，佛告天帝：「向者仁問：『於何所沒而得生此？』聽佛所說。東方去斯九十二億百千佛土，而有世界名曰積寶。其國有無央數眾寶樹木，枝葉華實，各各別異。經行遊觀棚閣、講堂悉用七寶。彼國土地悉紺琉璃，以無央數百千眾寶合成。積寶世界，佛號寶場威神超王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現在說法。其佛國土無有二乘聲聞、緣覺之所教業，純諸菩薩具足弘普周滿佛土。其佛說法一會時，三十六億菩薩逮得不起法忍。眾適得忍，尋則踊身在於虛空四丈九尺，動於三千大千世界，則無央數七寶百千蓮華，自然布地無不周接。即從虛空詣他佛土，奉覲異國如來正覺，稽首歸命諮問經法，聽所說誼。其佛興來以十二劫，晝夜各三講說經法。以故拘翼！當作斯觀。其佛之界諸菩薩眾不可計億，無有損耗眾寶積聚。佛之國土無異聚名，無有山林、谿谷、諸淵；無談語者，無有眾患、羅漢、緣覺，無食飲者。所以者何？斯諸菩薩昔以樂法

悅豫為食。今此天子從積寶世界沒，來詣此處忉利天。故來見佛稽首歸命諮問經典，為無數人演斯經法廣解其誼。又復欲令諸餘菩薩，具足興發於斯法忍。」

佛言：「天帝！月氏天子，佛欲釋命：當護正法，受持奉行。如來滅度之後，最於末世法欲盡時，當住此閻浮提。於彼世時，當授人民如是比像深妙之法，優奧無量精進將養，化不可計億百千人住斯法忍。法沒盡後人間終沒，生兜術天彌勒菩薩所，啟受於此諸佛世尊微妙之道化，於無量百千天子立無從生，或發無上正真道意。」

「彌勒菩薩成正覺時，住閻浮提十歲供養。彌勒如來及諸弟子與二萬人俱，捨家之地離家為道，行作沙門啟受經法，盡其形壽常持正法。佛滅度後，而以此法將濟群生，悉當復值於斯賢劫千佛興者，次第供養九百九十六佛世尊。悉於大聖淨修梵行，過七十五江河沙劫，尋得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。號曰日曜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其佛土名一切具足。」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2 (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94, c18-24)：

於是月上天子調月氏曰：「於斯世尊授仁者決，當成無上正真之道。而今如來獨與歡豫，偏見愍念而授決乎？」

月氏天子答月上曰：「如來至真永無所欲，亦無所難亦無疑結；假使授決無所悵望。若有菩薩學開士行，以故如來而授決耳。何因如來獨當歡豫，偏見愍念而授決乎！」

※參見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 2 (CBETA, T17, no. 815, p. 795, b9-16)：

佛告天子：「菩薩以逮成法忍者，其法如是有所分別，若發道誼演經典者，解脫一切法界之事。又其法界所可講說，亦無言辭宣暢示眾。所以者何？理於法界無有言辭亦無所說。計如法界，人界亦如；如眾生界，佛界亦如；佛界、法界亦如。假使菩薩入此誼者，則能獨立不從他受。」

5、目連見佛在閻浮提答問及諸天說法，自身亦在旁，大驚怪歸佛。至忉利天禮佛，說偈讚佛。(竺譯缺)

佛告目連：佛神足變化：八方世界現有佛說法，即是釋學。現梵王、白衣等說法，即是釋學。諸法如化，大千界內諸佛，無實無假，等無差別。更及十方無邊世界。

※參見《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》卷 3 (CBETA, T17, no. 816, p. 809, a1-c6)：

「爾時賢者大目犍連於釋提桓因宮紫紺殿上，為諸天子眾說法。爾時大目犍連從座起便彷徨，心念言：「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在此，閻浮提為已空。閻浮提有無央數人飢虛，欲作功德，不見佛、不聞法，於所作為轉減。」於是大目犍連作是念已，持天眼遍視閻浮提，便見佛、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在菴沙宮中食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是時大目犍連復自見在佛左而坐，自見身形被服坐在佛邊無有增減，復自思惟：「得無世尊還閻浮提？」復更視巴質樹下，見佛世尊與無央數諸天眾圍繞而為說

法，見舍利弗坐佛之右，自見目連與諸比丘坐佛之左，復與大比丘俱。

於是賢者大目犍連見甚大可怪：「諸佛世尊所作為不可思議，諸佛世尊為威神為大，為能為大，分於閻浮提說法如故，而不斷絕於第二忉利天上為諸天說法。」

爾時大目犍連復大疑怪，復更諦視。見佛在舍衛祇洹給孤獨園，與無央數眾圍繞而為說法。復自見在於會中如其像貌，舍利弗、摩訶迦旃延、分耨、須菩提、離越賢者、子劫頻奴，一切諸大弟子眾皆悉見，如在舍衛、如在羅閱祇、如在忉利天。

於是大目犍連復重思惟閻浮提，復見迦維羅衛大國尼拘類，見佛從尼拘類園出，入迦維羅衛大國而行分衛。復見比丘形像如目連，於是復見佛在維耶離大國與大比丘眾俱，至離垢月童子家飲食。目連復自見色像貌與大比丘眾俱，於是大目犍連見佛在波羅柰大國從分衛還，自見色像貌亦在其中。復思惟遍視閻浮提，所在處皆見有佛，若樹下、若巖石間，及閻浮提地上佛悉遍滿，皆見佛、比丘僧俱圍繞。若干百千所在、聚落皆悉遍見。

於是目連重復甚大疑怪？更思惟已，持天眼視鬱單曰，見佛與比丘僧俱受食，亦自見身在其中、亦見餘弟子。復視弗于逮，亦見佛在大身眾人中而為說法；於拘耶尼地亦復如是，見佛世尊坐禪，無央數千眾皆見，為佛作禮。諸弟子眾亦各各隨其色像貌而坐三昧三摩越，亦自見身在其中。

於是目連倍復疑怪？復坐思惟地上諸神，於是復見佛與諸弟子眾，亦復自見在其中及眾弟子，如是虛空中諸神亦見佛在其中，為虛空中諸無央數百千諸天而為說法，亦自見身與眾弟子在其中。如是第一四王天、上炎天、兜術天、尼摩羅提天、波羅尼蜜瑟耶拔致天，乃至梵天遍視，復見佛在梵天與無央數百千梵天圍遶而為說法，亦自見身色像貌，及一切眾會者皆悉如大目犍連，神足變化在所作為皆悉爾，自見在中為一切而說法皆如目連。復變諸會者皆如舍利弗比丘，智慧光明於大眾中為師子吼。如是比各各自以慧力為說大弟子法。

於是大目犍連驚怖衣毛為豎甚可怪，踊躍歡喜則生善心，三反自稱譽言：「乃爾乃爾！諸佛世尊甚大可怪，無罣礙行所作亦甚可怪。」大踊所成歡喜踊躍，五體投地讚歎言：「南無佛！」

爾時聞大音聲響，忉利天皆為震動，於是無央數百千天聚會，俱到佛所白佛言：「唯，世尊！何因緣有是大音聲，感動是地乃爾！所問如是。如來！」

佛言：「如是天子！大目犍連於佛大地踊躍自歸，五體投地，感動使爾！」佛言：「如是天子！是比丘目連當自來問於是。」

比丘目連起住，疾往到佛所，前以頭面著佛足，遶佛三匝已住佛前，叉十指為佛作禮。」

條目：

《諸法勇王經》

內容：

《佛說諸法勇王經》(17) 曇摩密多譯

1. 《佛說一切法高王經》 瞿曇般若流支譯
2. 《諸法最上王經》 闍那崛多譯